

七瞎烂

古龙名著



58

7

西安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一次勾魂荡魄的暮幽欢会，融发了武林中一场血淋淋的弥天浩劫。杀人者谁？

武林中突然“烂赌七”人小鬼大，行踪诡谲。他赌狂赌，技压群债，善风月，屡涉青楼，武功盖世，清莫高深，所及之处无不惹出一宗宗风流孽债，挑起一次次情仇之战，留下一件件轶事弦闻……

是什么使得倩女、娇娃、荡妇淫魔个个为他争媚斗艳，投怀送暖？

谜团揭开后令武林中人目瞪口呆！江湖自此无宁日，武林恩怨何时了。

“七点!”

“哇噻，七点!”

什么七点？是早上七点，还是下午七点？

古时记时，只分“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”十二个时辰，那里来的什么“七点”？

“噫！”众人倒抽了口气。

九个人，十八只眼睛，全瞪在桌中央，那个破碗里的一颗骰子上。

神经病！一颗骰子有什么好看的？上面又没有长花。

不！

那颗骰子不但比长花还漂亮，而且比赤裸裸的女人更吸引人，因为它上面竟然出现了七点。

怎么可能？一颗骰子明明只有六面，怎么会出现了七点呢？又不是神话故事！

难道有鬼？

嘘！

时近三更，千万不能提鬼，否则鬼会找上身的。

在桌的右侧，站着一个头戴小呢瓜皮帽子，身穿蓝绸夹袍，腰束丝带，外罩红青宁绸夹马褂，足登快靴，面皮微红，红中透黄的精明少年，正兴高采烈的把桌上所有银子，扒到自己的面前。

看样子这个七点，准是他掷出来的。

少年笑嘻嘻的望着众人，问道：“还要不要再来啊？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毫无表情的摇摇头，仿佛是被他给吓呆了。

他能掷出七点，谁还敢跟他来呀？

少年笑嘻嘻的望着众人，问道还要不要在再来？众人面面相觑，毫无表情的摇摇头，仿佛是被他治吓呆了。他能掷出七点，谁还敢跟他玩呀？

“那就拜拜啦！”

少年用手帕包起一堆银子，往后肩一扔，像扛面粉口袋似的，昂首阔步，潇洒的走出了丰泽园。

这时，刚刚掷出六点，以为准赢的小姚，才不相信的去翻动骰子，意外的发现，原来一点的那面，居然是空白的。

奇怪！那一点怎么忽然会变了位，跑到六点的这一面来了呢？

莫非那小子会变戏法？

嗯！很可能！

方才小姚掷出六点后，那小子突然尿急，跑到茅房去了一趟，不料出来竟掷了一个七点。

足以让世界记录改写的七点！

众人千思百想，都寻不出一个道理来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！”跑堂的小三，提着裤子跑来说：“燕小七不过朝着毛坑，磕了三个响头而已。”

闻言，众人恍然大悟！

在我国民间，信仰鬼神的观念很奇特，可以说到达了“无所不在”的地步。

这个“所”，当然也包括了“厕所”。

厕所的鬼神，最有名的首推“紫姑”。她是唐朝寿阳刺史，李景的偏房；正室曹氏嫉妒，在厕所里杀死了她，不想紫姑因此被天帝封为“厕神”。

因此，凡是手气极背的人，只要偷偷跑到厕所里，恭恭敬敬的朝毛坑磕三个响头，紫姑一定会保佑你大赢特赢的！

信不信由你？

※※

※※

※※

“天上的明月光，照在那屁股上，为什么人不来？叫我在这儿空等待……”

燕小七口里哼着歌，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

他的本名叫“燕贞”，福建省埔城县仙阳镇人。仙阳镇是个大市镇，有六、七百户的人家，因为没有战事的关系，所以百姓非常的富裕。

燕贞的父亲燕鸿飞，武功了得，曾经担任过埔城县的侍衙，奈何他为人正直，不善逢迎拍马，在处理一次窃案时，无意得罪上司，被扣了一个“擅离职守”的罪名，革去职务。

回至家中，燕鸿飞抑郁成疾，竟然一病不起，他过世之后，留下妻子汪氏以及两个儿子。

长子燕忠，已经成婚，其妻是富家之女，名为金丽，燕忠婚后，随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，渡海来台征朱一贵之乱，不幸中箭身亡。

次子燕贞，年方十六，不爱读书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沉醉在赌局中，不论是麻将、牌九、骰子宝，无一不精。

为什么人家不叫他“燕贞”，而称“燕小七”呢？

原因是他在堂兄弟间，排行第七，所以此称号不迨而走。而认识他的人，也逐渐不叫他的本名。

今晚，他掷了个七点，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，心想：“真他妈的邪门，难道是厕所神显灵了？要真是这样的话，要我燕小七一天磕它三百个响头，也无所谓。”

“哈哈——老子要发了！”

燕小七大叫一声，跳了起来，谁知落地时，正好踩到香蕉皮，滑了一跤，跌了个饿狗吃屎，不禁破口大骂：“塞伊娘，是那个没屁眼的，吃了香蕉扔在马路中间？”

说着，他捡起银子，拍拍身上的灰尘，又拉开嗓门唱起：“天上的明月光，照在那屁股上……”

边走边唱，不知不觉回到家门口，举手正要敲门，忽然想起：“不行！现在已过三更，老妈在前堂安睡，我若拍门吵醒了她，难免吃一顿排头，不如绕到后院叫嫂子开门，岂不省事？”

燕家是一栋孤零零的四合院，院内只有四间房屋，北面两间一明一暗，是燕小七的母亲，汪氏所居。

西面一间，即是寡嫂金丽住室。东面那间，专做储存米粮杂物之用。

燕小七来到后墙外，只见寡嫂房内灯火通明，知道金丽尚未入睡，心中不啻暗喜，可是细想，又觉得不太对劲，正感诧异之际——

“嘻嘻，心肝让我亲一个。”

“嗯！不要嘛，你的胡子刺得人家好痒哟！”

接着，屋内又传出一片男女嘻笑之声。

燕小七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难道嫂嫂讨客兄（偷汉子）？”

他正疑惑，一个念头，电光石火般，闪过了脑海，顿使燕小七，起了窥视的念头。

虽然，燕小七平日不学无术，幼时也曾随父习过几手拳脚，当下束好衣襟，拔身一耸，两手扳住短墙，如灵猫上树似的，纵上墙头，见院内无人，轻轻一跃，落下地来，躬身走到西房窗外，食指沾了点口水，戳破纸窗，向里一看。

不看还好，一看差点把肺都气炸了！

原来，金丽房中，多了一个年轻男子，正勾头搭颈，搂着形骸放荡的金丽。

若依燕小七的脾气，早就一个箭步冲进屋去，将这一对奸夫淫妇，抓出来打个半死。

可是，他忽然又想起母亲，万一把她老人家惊醒，非把体弱的她气厥过去不可！

为了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燕小七勉强按住心头怒火，再细想时，只见屋内灯火减弱，房中那张八仙桌，摆着两

份杯筷，上面有些残酒冷菜，金丽和那奸夫，全身赤裸，如胶似漆躺在床上，下半身盖着一床薄被。

金丽面对灯光，隐约可见，那头秀发，蓬松散乱，满脸脂粉，凋残斑驳，愈发显得春风度过，荡意益于眉宇。

再看那奸夫，年近三十，浓眉高观，鼻正口方，两眸闪动不定，就知道这人性情狡诈。

“是他？”

这人在燕小七的眼中，并不陌生。

因为，他正是自己表兄郑绍丰，此人性好渔色，所以得了一个“黑蝴蝶”的外号。

郑绍丰曾在浙江杭州“四海镖局”，当过镖师，为太祖门健者，邹居豪的得意徒弟，精于拳法，可惜贪酒好色，屡次犯规，为同门所不齿。

有一次，他喝碎了酒，押着一票为数相当的红货，行经安徽省白际山，给抢匪吕世昌劫去。

四海镖局的总镖头“奔雷手”汤建，一恼把他踢出镖局，所以郑绍丰赋闲在家，不知怎么勾搭上了嫂嫂？

燕小七认清郑绍丰面目后，觉得很没面子，而心中又有些惧怕。

因为，表哥拜过师，学过艺，自己如果贸然进去，和他动手，一定吃大亏。

但见此情形，泥人也有三分土性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

燕小七怒从心发，也不吭声，放轻手脚，摸至柴房外，抓了一把劈柴刀，返回西房。

“喀！”

左手朝窗轻轻一敲。

燕小七本以为这下能把房中奸夫郑绍丰，引诱出来，冷不防就给他一刀。

只要能杀奸夫，不怕金丽逃上天去。

岂料，郑绍丰也是个行家，偏不上当，他刚一敲窗，室中“咦”了一声，立时灯火全灭，漆黑一片。

这样一来，反把燕小七给唬住了！

郑绍丰竟色胆包天，明知被人发现，也不畏惧，居然灭灯相候。

“啊”！

燕小七怒焰更炽，大喝一声，右脚飞起，一个“魁星踢斗”之势，重重踢在门板上。

“碰！”然一声巨响。

两扇木门，凭空倒下。

门板一倒，屋内“呼”的飞出一物，直奔燕小七的面门！

还好他反应快，把头一侧，那物由身旁飞过，落在石板地上，发出一声大响，原来是一张小圆凳。

“你娘咧！”

燕小七咆哮一声，一个箭步，纵入屋去！

暗室中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使出全身气力，一刀向床上砍去！

刀到处，轻松粘软，心知砍在被上。

他刚要回身，电扫四周，陡起一阵狂风，一条黑影，自纱帐后扑出！

其疾如矢，一声不响，张开双手，用力一抱，早将他的左腿紧紧抱住，用力一提一带，燕小七立脚不稳，”轰隆”一声，跌倒在地。

这一跤，跌得头昏眼花，那人还不放手，抓着他一条腿，像提死猪似的，拉出房外。

燕小七被拖，直到院里。

在月光下，才瞧出那人，正是无耻的奸夫，黑蝴蝶郑绍丰。

“干你娘，塞你娘，你敢玩我嫂嫂，老子非把你给阉了，教你一辈子断子又绝孙！”

他骂的可真够狠毒，不过遇到这种事也难怪！

燕小七怒如疯虎，找个空儿，捞到一条树根，死命抓住，趁郑绍丰再拉时，左腿往回一缩，力踢右脚，就这一顿之势，猛向郑绍丰的肘部踹去！

“哎——哟！你这臭小子！”

这脚果然踹个正着，郑绍丰疼入骨髓，连忙把手给松了，向左边跳去。

燕小七趁机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跃起身来，高举劈柴刀，照着郑绍丰的顶门就砍！

“给你死，乌龟王八蛋！”

郑绍丰的武功，虽在燕小七之上，一来心虚理亏，二者手无寸铁，三因云雨之后，体力大亏，所以没敢迎敌，只有一味左窜右躲。

燕小七气势汹汹，一柄劈柴刀，挥挥霍霍，舞得满院生风，直向郑绍丰没头没脑乱砍一通！

这场搏斗，声响甚大，已将上房的汪氏惊醒过来，匆忙穿上衣服，跑出房外一看。

只见燕小七手持劈柴刀，和一个浑身赤裸，一丝不挂的男子在拼斗。

媳妇金丽屋中，房门大开，汪氏顿时明白一切，喝叱一声：“贞儿！”

两脚一软，当堂跌倒在地，虽然头脑不清，但两眼却还能看得见。

燕小七置若一闻，挥动劈柴刀，咬牙切齿，向郑绍丰砍个不停！

郑绍丰闪展腾挪，奔前窜后，躲过了一、二十刀。

燕小七武功没有根底，气力不佳，片刻之后，手法渐渐缓慢。

“滚你个蛋，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也想跟老子玩，下辈子吧！”

郑绍丰大喝一声，易守为攻，一个进步抛拳，打在燕小七的右腕，劈柴刀脱手飞去！

燕小七急怒交加，正想出手攻击时，郑绍丰身子一挫，一招“老树盘根”，把他扫个正着，害燕小七摔得四脚朝天。

“救命呀！杀……杀人啦……”燕小七大呼小叫。

心狠手辣的郑绍丰，毫不留情，上前一拳，打得他口鼻喷血，然后再向前胸狠狠补上一脚，燕小七登时晕死过去。

“贞……贞儿！”

汪氏心如刀割，一声嚎叫，眼前陡黑，不省人事。

※※

※※

※※

不知经过多少时候，汪氏悠悠转醒，左邻王妈，右舍赵婶，正扶着自己，坐在床上。

原来，燕小七叫那声“救命”时，正好本镇更夫驼子走过听见，立即敲起锣来，大喊“有贼”。

郑绍丰本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把地上劈柴刀拾起，将燕小七母子，全都干掉。

怎奈驼子一叫，吓得郑绍丰不顾行凶，翻墙逃逸。

驼子拼命乱敲铜锣，镇上更练，纷纷惊醒，打开燕宅大门，点着灯笼一照，发觉燕家母子，直挺挺倒在地上。

起先，他们以为遇了贼，一阵胡吼乱叫，早将左邻右舍的人，吵醒过来。

不久，地保曾锦川也赶来了。

曾锦川人甚老练，他见燕家闹哄哄的，马上喝令更练，熬了一碗姜汤，救醒二人，追问原因

汪氏涕泪交流，把燕小七捉奸不成，反遭痛殴的情形，向地保说了一遍。

更练和邻居听了，无不义愤填膺，有几个年轻气盛的，马上就要替燕家母子，到县衙去鸣鼓告状。

“等一等！”

还是曾锦川阅历较多，他知道本县知府张恕，是个糊涂墨吏；而金丽，乃埔城县巨富金万山的女儿，再加上奸夫郑绍丰，武功十分了得，寻常差役，又近不了他的身，像这些棘手的事，是不能轻举妄动的。

所以，他极力镇压，又命人请本街的吴大夫，迅速来

给燕小七疗伤。

因为燕家母子，平日待人极好，如今身遭横祸，邻居更加打抱不平，当下应了一声，有两个人自告奋勇去请吴医生。

盞茶时间，吴大夫已经来了，大家簇拥着他，替燕小七治伤。

吴大夫名思贤，精通岐黄之术，一把脉象便知燕小七受伤不轻，尤其是当胸这一脚，震伤肺腑极为严重。

左手立时抵在燕小七胸前，右手拊着他的后背，轻轻揉了揉四十九下，先助他行气活血，再开了一副“救肺止痛汤”。

汪氏急忙请邻人去配，抓了生地二钱五分，丹皮一钱，麦冬一钱五分，元参一钱五分，马兜铃一钱，乳香一钱，只壳一钱，元胡索一钱，苏木末二钱，茅根三钱，生火煎好，扶起儿子让他服下。

过了半个时辰，药力行开，燕小七缓缓醒来，破口大骂：“贼奸夫，贱淫妇的……”

吴大夫慌忙阻止说：“小七，你的伤势不轻，保重身体要紧，如果一怒，伤及脾胃，便有性命之忧。”

汪氏流泪不止，也来哭劝，燕小七只有忍气吞声。

“到了，到了就是这儿！”

此时，天色已经微明，门外忽然传来吵杂声，紧跟着有位刀眉圆眼，缙绅打扮的人，带着几个挺胸凸肚，狗仗人势的豪奴，一窝蜂拥入了燕家。

“金势利来了，金势利来了！”

势利！怎么有人取这种名字？

其实，金势利就是汪氏的亲家，也就是燕忠岳父金万山的绰号。

金万山乃埔城县中的巨富，亦为当地的劣绅，燕小七的父亲在世时，金万山仰慕燕家的功名，因此结了这门亲事。

后来燕鸿飞过世，家道败落，金万山立时显出悔意，但在那个时代，妇女最重名节，尽管金万山心中一百个不愿，女儿就如已泼出去的水一样，再也收不回来了，所以只有吞忍着。

这一晚，金万山在家中，核算钱账，忽见爱女金丽，衣衫不整，脸色惨白，哭哭啼啼跑了回来。

金万山吃了一惊，急问：“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金丽趁燕小七在争斗时，仓惶逃出，回到娘家，那里敢说自已背人姘汉，一味哭泣掩饰。

金万山急如热锅上的蚂蚁，频频追问。

金丽才味着良心，吞吞吐吐说出一大箩筐的谎话来。

她不讲自己偷汉子，反诬燕小七身为小叔，人面兽心前来逼奸，婆婆汪氏又在旁帮忙，要使自己乱伦失节等等。

这一大箩筐的谎话，果然把金万山，气得脸孔铁青，他暴跳如雷的说：“燕家这窝禽兽，小七要强奸寡嫂，汪氏迫儿媳乱伦，难道我姓金的女儿，就这样任人欺负吗？”

金万山大骂过一阵，立即纠合了六、七个豪奴，怒气冲冲来到燕家，要找汪氏母子算账。

尚未到燕家，天色已经微明，金万山翻起那对白果眼，

紧绷着一副阎王脸，阴沉沉的走进屋内。

他见汪氏躺在床上，左右邻居挤满上屋，“嘿嘿”冷笑了两声，开口叱道：“好一个不要脸的老娼妇，我女儿嫁到你燕家，不到四年守了活寡，已经万分可怜，没想到你还要迫她失节，叔嫂逼奸，这究竟是何道理？快快给我说出来！”

汪氏听了，气得浑身颤抖，未及回答，吴大夫已经忍不住，走上前拱手说：“金翁，这‘叔嫂逼奸’四个字，是谁说的？可有实证？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也配跟我金大爷说话！”金万山把脸一沉，怒责：“我女儿在家中，哭得死去活来，难道她亲口说的，也不能算是实证吗？”

吴大夫不由光火说：“只听一面之词，便来歪曲事实，诬蔑真相，我看金翁还是回去，查查令媛的行为吧！”

金万山怒不可遏，卷袖上步说：“岂有此理，不是我女儿受辱，难道她还偷人养汉？你到底是谁？快给我说出个道理来！不然，大爷扭你到衙门，告个侮辱缙绅，挑拨是非的罪名！”

吴大夫想不到，堂堂绅士金万山，居然不问青红皂白，一个劲的强词夺理！

“嘿嘿……”他气得连连冷笑，反唇相讥说：“你这不要脸的绅士，明明女儿和人通奸，咬伤小叔，人证物证俱已在此，还要厚着脸，前来混赖，我吴思贤眼里，也见过几任大官，难道会怕你这衣冠禽兽？”

“哈哈——”

这几句话说出来，众邻舍听后哄然大笑。

不知那个不怕死的，竟然接着说：“骂得好，骂得妙，骂得呱呱叫，吴大夫真有你的！”

金万山老羞成怒，回头叫说：“人来！先把这天字第一号的大混蛋，给我绑住，和那个杂碎燕小七，一齐送到县衙治罪！”

“是！”

背后六、七个豪奴，狐假虎威，暴喊一声，拥了上去，伸手就要抓吴大夫。

地保曾锦川一看不妙，连忙要上前劝阻。

“住手！”

众邻人中，忽然抢出了一个，身高六尺，膀大脸圆，满腮虬髯的壮汉。

这人名叫“蔡雄”，是燕家的邻居，以苦力为生，燕鸿飞生前，常扶弱济贫，蔡雄也曾受过他的恩惠。

生性憨直的他，满身牛气，而且有几斤蛮力，这时已无法再忍，一个箭步，自人丛中冲了出去，一把抓住金万山的衣襟，石破天惊似的大声说：“老乌龟，你那贱女在燕家，向来不守妇道，背人偷汉子，不止一次，我们左右邻舍那个不晓？”

众人闻言，纷纷点头。

“昨天夜里，她趁小七哥不在，私自勾来奸夫，叫什么郑绍丰的，两人正在屋里搞的火热，被小七哥回来看破，下手捉奸，郑绍丰反而肆意行凶，把小七哥打成重伤。这位吴大夫，是地保老爷请来治伤的，现在大家正愁没钱给医

药费，你先赔了，我阿雄再跟你上衙门。不敢去的，是他妈的龟孙子！”

金万山是浦城县中，有名的大绅士，席丰履厚，平常的人，那里敢跟他哼半声，有生以来也没吃过这种大鳖。

当下，被蔡雄揪住，拉拉扯扯，宣布臭事，实在是丢人丢到外婆家了！

他红着一张脸，尴尬的说：“一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有什么事，大家好商量嘛！”

蔡雄不假辞色说：“什么君子，小人？我不懂，快点赔出医药费！”

豪奴们要上前来援，怎料一个个被更练挡住，再说他们又投鼠忌器，怕主人受到伤害。

金万山老奸巨滑，迅速换了副脸孔，苦笑说：“这位大哥先不要动手，老夫听了小女片面之词，未明真相，所以和各位发生误会。话又说回来，那个父母，不疼爱自己儿女？请你先把手放了，等我回去查查……”

这个“查”字，尚未收口，蔡雄“咳呸”一声，一口如猪油似的浓痰，吐在金万山的鼻尖上，并疾言厉色的骂道：“那个是你大哥？老乌龟，你家教不严，养出偷汉子的女儿，羞不羞啊！废话少说，先吃我两拳，再放你回去！”

言讫，提起硕大的拳头，要向金万山的脸上打去！

“哈哈——”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汪氏为人，毕竟厚道，眼看金万山窘迫难堪，急忙挣扎起来，劝说：“阿雄，不要这样！”

蔡雄这才松了手，金万山歪斜斜连退了几步，身子不